

存傳考

114

			和書門
		二四三九號	
	一六五函		
三册	二架		類

儒家九白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24439
冊數	3 (1)
函號	191 114

191-114



左傳考序
左氏於左
通述微
及音杜元凱
解而之勤
矣代是之
明暢衆議始
者而野其
也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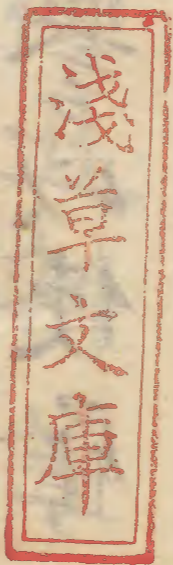
101-114

左傳考序

左氏於史最簡古適遠微
婉曲直素碩宏而共難也

及晉杜元凱為僻而甚勤

矣於是其義明暢衆議始
有所歸其賜也太矣哉而後



儒有微而見於立早旬之際
乃安謂杜氏誤矣其徒又吠
聲而遂至不見杜解退觀
其所以由什之八九而所得什
佰之一二是無他欲以抑古
賢而揚己之名譽以使屨

滿戶外陋哉若傳遜辨誤
一無後言余今千載之下
附愚見將補助元凱切探
立明之本意也不敢登其
杖而捐其本身
寶曆乙亥春

琦允明誌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左傳考卷之一

常陽 淡園 琦允明哲夫著

隱公

△者隱公即傳

位也奉之者奉桓公以為太子也

惠公元妃也國白駒曰元大號稱之隱公立而奉之白駒曰立

傳元年 莊公寤生太宰純曰杜征南以寤為寐寤是

也但未詳說寤生之所為難產後也祭爰余蓋沈思而得其說曰寤生之所為難產後也祭爰余蓋訓逆也故寤生即逆產也子生轉身而下為順出足為逆莊公初將逆生故姜氏為之驚醫子叔母治之然後乃能轉身而順生既生姜氏以其初危已為恨遂惡之也然則寤當通作逆如是解之文

義始明，豈不快哉。白駒曰：武姜暈絕而復蘇，既獲而驚，故史記世家亦云：生之難，明傳遜註解辨誤曰：應劭云：兒隨地能開目視者為寤生，於二字既明切，於下驚字亦相應。允明按：驚字惡字，見得難產狀。幽三說則春制巖邑也。就叔死焉，佗邑唯命。允明曰：莊公不欲子制，乃託辭於就，請京使居之。叔死焉，使姜氏心忘之而止。故云：甫請京使居之。允明曰：京大也，蓋京城大邑。無使滋蔓，蔓難圖也。故各下文祭仲之言可證也。蔓草猶不可除，允明曰：不如早除之也。杜注非，不蔓草之蔓，欲子大叔臣請事。允明曰：請事之者，欲句得焉。欲子大叔臣請事，規諫大叔，不生覬覦之心。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允明曰：厚子倍三十年傳也。杜注益倍也，得衆謂得衆兵言。若叔段上地益倍，必得衆兵，不可不懼也。公曰：不愛於君，不親於兄，雖土地益倍，衆心

不固，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允明曰：鄭伯欲微其露頭而祭兵，未嘗君之美。杜注：宋華元故曰：可矣。言可謀也。左：蓋古賜賤官之常，傳遜云：魯按禮經，食居人之左，美居人之右，傳曰：大美不致，爾雅：肉謂之羹，非有分於貴賤也。而謂賜賤者之常，謬矣。要之，非特為設惡，地時所有以賜之，華元於軍中殺羊為羹，享士，應優卹之，以使之樂戰，豈以賤食享之。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白駒曰：匱也。孝子之心，無有竭類，專二仲子之贈。白駒曰：已之孝，心施及其疇類。專二仲子之贈，曰：車馬。曰：贈貨財曰：同軌。率至，同軌指海內諸侯，此謂奉。傳衣被曰：同軌。率至，治平受正朔者，二字見中。庸，同盟至，朝之退而遂，相子盟，謂之方岳之盟。贈死不及尸，予生不及哀。傳遜曰：陸云：諸侯已上既葬，則練麻除，無哭位，諒闕。

終喪未之前聞所謂予生不及哀者蓋言惠公薨
久今來歸贈不及其哀哭方盛之時耳愚按陸說
至允可以葦子載 衛侯來會葬不見公見公不敢
之誤今皆從之 鄭請於
為喪主請師於邾鄭請於
故不見

經二年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明京山都敬字春秋非左曰伯上當有闕

文傳上文紀裂繻未逆女以繻訓帛改伯後帛謂大夫先諸侯者豈以裂繻先莒子乎非也

傳二年

注不壹而足白駒云春秋當以漸教之不一度而即使足也

傳三年

取濕之麥辨誤曰陸云蓋足名仲字杜足也秋今之夏也麥未熟陸云先儒謂春秋之間有用夏正紀事者此類也以受殘強說耳傳遜云

△其莖崇 莖利宜
作莖此訓聚作莖
之莖幸矣

麥木雖未熟軍中豈無別用故削而改云為牧園用 蘋繁莖藻之菜 辨誤曰

莖亦水草遜考本武氏之子來求賻王未葬也 正音濕今莖草也

蘇氏云案文九年毛伯來求金傳曰不書王命未葬也 教之以義方弗納於

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 驕奢淫泆而生也邪因能矜

者鮮矣 白駒曰矜重小加大 杜注小國而加兵於班位上下言之不必

專謂兵其說為長

傳四年

衛州吁其成平 林云謂成厚問定君於石

傳五年

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

△觀魚 魚通用

君州吁安定其位也

△不登登用也

之物。白駒曰度軌。句。章物。句。量。謂事之物。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云。先明曰。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至此言之者。因獵狩而習軍事也。於是兵士見車服。旌旗。知貴賤之。後。辨行伍之列。習少長之順。字。威儀之禮也。昭文章。至習威儀也。皆講習之事。曼伯也。數鳥獸。而此軍實也。前後文意。可以見也。曼伯子元。鄭二制人。元。曼伯子。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樂。故必以八人為列。自天子降殺。以二者。減其二。公聞其入郭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傳。避曰。使者未知公之。聞其入郭。而以緩詞自諱。故公以見。外。怒之甚也。下文可見。

傳六年

宋衛實難。實。難。實。難。宋。其猶可撲滅。如大明曰。言

不可鄉通。猶可撲滅也。要之增長。何得除哉。杜注言。且用猶字。此句法也。莊十四年傳。又有此語。同法。

傳七年

鄭伯許之。乃成昏。杜注。為鄭忽失奔昏後

齊昏後有說。後見。

傳八年

諸侯以字。辨誤曰。陸云。鄭玄。駁許。真五。經

今以氏為諱者。傳字誤也。林云。以王父字為氏。如魯三桓是也。以諱為氏。如宋戴氏是也。官族如士。氏中行氏是也。邑如韓氏。魏氏是也。先明。按以字。為諱。因以為族。當作以字為氏。因諱以為族。傳字。為倒置。又脫氏字。故云。公命以字為氏。故

△乃可以逞也逞壯
注逞解也
豈以音誤

傳九年 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庚辰大雨雪云

云允明曰雨雪平地尺為大雪是以異常加大字是亦見異常加大字

雨句霖以震一句杜注我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

逐之裏我師前後擊之尽殪允明曰傳先言三覆後言裏我師前後擊

之此祝聃誘我人速奔以過伏兵之處伏兵起我

人奔祝聃逐之伏兵共起夾我人而前後擊之中

是我師前後擊之伏兵共起夾我人而前後擊之中

言三處受敵似于傳文相語

經十年 註 鄭一作鄭是矣

傳十年 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

體也 允明曰傳美莊公勞王爵得正也傳文不謂

鄭伯朝于魯何用邦勞縱鄭伯朝于魯魯公

郊勞之也秋七月鄭伯猶在郊此亦于朝於魯可

復見也杜注以郊勞為鄭伯之事也非矣鄭伯于

魯公以王命討不庭而獨取却防不貪其地以宋

尊王爵叙征討之勤勞歸其地於魯故謂正也宋

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 允明曰此句說所

人怒故不和而敗 林云蔡人怒宋衛不同其入鄭

召蔡人蔡人伐戴宋衛既在鄭蔡人怒宋人以伐戴

戴乃召之非也自宋衛既入鄭以下說所以宋衛

蔡既敗也

經十有一年 註 晉弒書堯又不地者史策所詳也

△註不告盟不告傳于廟也

終階伐戴而猶不和

一大宗不字制天子
以空御大夫皆高
非大夫事也御大夫
之祿有限則蓋微
諸侯立為大夫以為
室地或升半以雖大
夫亦宜如此此例副
輔或於宗家也改
云側云或室宗室
之室實大宗小宗
也土又難為錄本
是有子之親故
云錄子弟至庶人
工高各分曰產也云
親者又其受也皆
有等衰一句經上也
杜註共非矣

傳五年

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

之正義本有杜註齊侯送姜氏本或作送姜氏
于灌以子則下御送以子以廿二十三字
也社稷無傾多災况敢陵天子乎我所欲為人之上
者吾自救其危耳社稷勞王且問左右問左右雖言
稷無亡則其功多矣勞王且問左右問左右雖言
鄭志在苟免王討之罪也執君臣之禮為其志故
云有敢陵天子乎可以見鄭伯之志在尊天子也
杜註
△註祭是即祭仲之字陸
云足名仲字杜註非
不天

傳六年

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問也

允明日協協和之貌言我以武臨之彼恐懼而協
和於漢東諸國共謀備我故難問也我恐彼故彼
協和而謀備我是吾所使然也晉漢東之大
國也晉張太必存小國無若使晉倨驕也請羸

師以張之

允明日示羸弱不疾瘵蠹也
師使彼自張修不疾瘵蠹也
傳避曰疏
中逐字細

解蠹瘵同畜之小病瘵則族生所謂馨香無諛慝
疥類是也瘵則緣其瘵類也

允明日內有嘉德而美譽自聞乃如物實有其
性而馨香越馨香無隱無諛諛邪慝之心也

林叟引書語黍稷非馨明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之
德是馨雖有拋恐非是

主怨逆之心鬼神無所依憑於民今民各懷
其班後鄭杜注班次也允明日班列位也非吹也

見人各有耦云大國何為君子曰善自為謀
也

日齊鄭大小不款故太子踐禮不敢從此能自為
謀故君子美之如杜注似識也非傳避曰此是以

成敗論人而不要得以大年禮經杜注得見太子鄭
諸美也今華焉

去之說陳澹已辨其謬且下云卜士負士妻食皆以太子言則接必非夫人矣

傳八年 季梁請下之弗許而戰請于其君也屬下

文請下之為一句非也言請其君曰我降于楚非許則戰楚人上左君必在無

去王遇白駒曰君謂階侯階之左則楚之右左明曰杜注君楚君白駒是

傳九年 註郭一作鄭是

傳十年 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傳避曰杜云將殺我愚詳其文意蓋

言好利無厭者當得福惠叔以母弟必連及之爾 註交綏而退見司馬法

經十有一年 突歸于鄭先明曰杜注文連祭仲故

是為鄭人可知也故不書鄭

傳十一年 高周之不敵先明曰杜引傳文而不必在此義

傳十二年 無扞采熊皆以誘之使衆軍衛之

傳十三年 鄭不境命故以紀魯及齊子宋衛燕戰

白駒云經文云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宋衛燕師敗績則文理子傳有不通矣蓋齊合宋衛燕三國伐紀欲滅之魯為紀之親戚求兵于鄭以救之鄭應之即以紀魯子四國兵戰齊最為讐主故齊下增一子字寓其意焉

經十有四年 夏白駒曰非首月夏五匪

傳十六年 弃父之命要用子矣先明曰言壽子告

弃急子不可曰弃父之命則何有所用為人子之道如有無父之國則當出奔也壽子無如之何乃

△守其一言其所守
不在他事也

設一計及行飲錢欲因其醉移晷果醉則壽子載其旌以先行盜以為急子殺之急子至謂盜曰父使汝來我殺壽子無罪請殺我盜又殺急子

傳十七年△以底日禮也白駒曰底日復惡已甚矣

允明日杜為重惡之義恐未當為昭公所惡非此數也蓋復惡猶言復讐也報其所惡也

傳十八年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允

曰使彭生抱公上于車則公薨故雖無所歸咎然可疑者只在彭生抱上于車之際故請彭生有惡聞於諸侯不可復以己也

莊公

傳四年除道梁滋秘喪不祭尚為欲攻之勢

傳六年人將不食吾餘對曰不從三臣抑社稷實

不血食而君焉取餘杜注言自害其甥必為人所

此辭竟而不切愚謂三甥欲置毒于飲食中殺之故鄧侯云然允明日抑意也將祭必有餼餘以分親屬旧友也言鄧侯以有國久矣吾今皆之害變王則沒後祭日誰食其餼餘必為人所賤也故對之有社稷不血食而君焉取餘之語如辨謔之說也拘矣憤

傳八年伏以而出鬪死于門中云云遂入云云見

公之足于戶允明曰使公伏於門內而不遂見也故賊見公之足于戶下也遂入

傳九年

管召雉也允明日杜注稱管仲射桓公故曰雉怨非也若梅管召以皆徒

子糾而攻桓
公故曰讎

傳十年 對曰小惠未徧句未徧句小惠 雖不能察必

以情杜注必已情非情者詔者之情也杜注以情為

能察其幽隱而必得其情如論語得其情也謂不能察者謙辭

傳十一年 若之何不子白駒曰我何敢悖卓通悖勃

經十有二年 註未得書非率且非大歸白駒曰

蓋叔姬亦從焉至是紀侯卒叔姬不歸于魯而歸于鄭以宗廟在鄭歸奉其祀此全節守義之故春秋褒之繫之紀歸亦從

紀侯卒所歸于鄭也

△傳十二年天下
之惡言天下所共
同下
傳十四年 初內蛇于外蛇云厲公入以聞之問

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鬱以取

之妖由人興也杜注無若火始鬱未盛而進退

氣鬱足以致妖杜注非傳遜曰杜解以鬱在忌

人者而不言夫忌人則其氣歎矣何歎之有蓋始

微而終不可過之謂也愚謂此指所忌者今略雖

微弱而終將強大如火始鬱耳允明曰厲公入

而後聞其妖故同申繻曰猶又有妖乎對曰人有

所忌則其所見忌之氣盛鬱終作妖也是自己

取其妖也故云妖由人而興又下文厲公入遂殺

獨不自作自為自也白駒說也是也
傳瑕使謂原繁申傳瑕貳而傳遜曰是謂雖事子後
而中納我而無二心者許以上大夫蓋言瑕雖納我
不必社稷有主而外其心為前日也奔時已有子儀
合方

其心庸非哉乎庸豈也非杜蔡哀侯為莘謂先之息侯誘蔡使

楚敗之

傳十八年

公追我于濟西

不言其來謂之也

曰元明

法戎來侵魯魯人不知而傳不謂不知來因意為我所侵可耻也故謂其追之而不謂其來是諱之也

經十有九年

公子結勝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

宋公盟

白駒曰婦字絕句路經過于鄆遂會于杜

專之可也結在鄆齊宋有會權事之寫元明日杜云未入國略言也子穀梁異可取穀梁淺事略之解也至杜注大夫出竟亦去其本職遂子二君為盟而冬三國來伐此不可解以羊云勝何諸侯

娶一國則二國往勝之以姪婦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婿者何弟也諸侯壹聘九女諸侯不血娶勝不

書此何以書為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出竟有可以女社稷利國

家者則專之可也殺梁之勝淺事也

何以見其辟要盟也勝禮之輕者也盟國之重也

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其曰陳人之婦略之也二

傳惟云大夫出竟利國家則專之可也而不言為

失其本職而冬來伐按宋齊共為盟則不可怨也

二傳無失本職之語則以子結失本職而罔格禮

耶終禮而為盟耶其不可知也則亂國之君口血

未乾變之者不少何本其由也杜注于鄆屬上白

鄆屬下者非是也謂于

傳十九年

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傳

云愛君非臣法也蓋左氏實予拳為愛而杜乃曲為之解以合義耳元明日按下文諫以自納於刑

昭二十五年

經二十有四年夏公如齊逆女允明曰春秋載三桓三年

七月使子翬逆女九月齊侯逆善氏于謹公會

齊侯于謹而迎善氏而歸莊二十二年冬公如齊

納幣此年親迎又文公四年夏逆婦善氏于齊宣公

元年成公十四年皆使御逆夫人其佗魯女出嫁

侯伯使御來迎者多依此考之周之季世禮樂已

壞故致此異也何足以怪然杜以孟任附會之若

夫人知孟任已見許為夫人不可許嫁也不過棒

今許嫁則不預此事明為臆說不可從也

栗來脩以告虔也林云栗字起義栗戰栗也脩自

義來赤心義孔疏云禱聲近虔蓋取于此義非矣

杜注蕭益四物只以告虔也何取於一物而言之

傳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

社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云云余已論正月

食鼓用牲于社諸說紛紜聚訟不已先輩求其義

於其年傳文故不得盡載六月朔日食亦有傳

者三莊公二十五年也文公十五年也昭公十七

年也更得友人鹽保守正月元凱誤讀傳文為六月

即建子月周王正月也元凱誤讀傳文為六月為

失匡犬歲之一月為正月以人君重居正也孔子

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刑罰不中此一極而月也

禮樂不與禮樂不與則刑罰不中此一極而月也
名已溷矣言不順可知也歲首人君所重故要
日食而有責陰救日之禮是余所以為歲首陽復
之月有此災重於正陽之月也昭十七年傳文云
此月皆六月應對之語也故引夏書季秋之事以
證焉正姜曰子夏書違者蓋先代尚質凡有日食
皆用鼓幣周禮極文周家禮法見事有差隆視其
周夏禮有文質之異得矣然猶為正陽月特用鼓
暨二代而作為禮樂故有差隆唯建子月特用鼓

幣餘月則否若果以六月為正月則當時周禮在
魯矣太史何用請焉乎乎子何禦之其世而不知
之十載之下孰能知之也傳曰唯正月之朔慝未
作且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正月朔
日食之已南至則不為災今六月而用此禮非周
家常典故曰非常也此說極是也董仲舒曰案春
秋之文未工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
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
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此王
者所以正月也唯保守以非常非禮為互文不然
也慝匿也潛匿之義陽氣伏匿於下未祭也保守
為及匿之義亦不得也莊二十五年傳曰非常也
文十五年傳曰非禮也傳疑而未得先筆求其
義於各傳故又不得也余合考其旨晰矣不翅非
禮非常之義得傳文可讀也昭十七年傳曰其餘
則否又曰在此月首過分而不至三辰有災又二
子一年七月之行也食持慎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
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

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蓋為水者災輕也連子
月陽將復而未冬至則食陽於微萌災重故有伐
敷用幣也意未冬至遇此災君子之道潛盡小人
之道益長也人君其不懼乎周室稍衰雖魯禮之
失傳不少故太史有此請余乃解傳文曰太史以
為盛陽所祀災甚故欲用幣昭子為然舉天子諸
侯之禮示之乎子不從曰惟建子月未南至日有
食之伐鼓用幣何用之乎他月太史云此月也所
謂正月朔慝未作之事在此月也所謂日過分而
未至是春分已過未及夏至陰氣伏匿者將祭而
三辰有災陽氣不能盛故可以鼓用幣也當夏四
月此正陽之月也夏書有之月朔之謂也平子以
為正月指建子月也夏書有之月朔之謂也平子以
也遠不從昭子子太史以為臣犯君之義乃曰平
子不君君矣此置平子語也陰陽相敵則陽常勝
况統陽乎何足以慮矣若建子月陽氣潛匿而未
祭日又食之陰愈隆之象見焉故有竟戰于野之
懼此所以災重也詩云正月繁霜小序云刺刑罰

酷暴毛鄭以正月為夏四月此杜所擬也然風
篇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大東篇四月惟夏六月但
暑皆用夏正此不可獨用周正則此非正陽之月
也如春秋用王正月則言皆同有用周正者且刺
刑罰酷暴十一月而可謂繫霜同者十一月霜始降
正殺草當十一月繫霜已降是刑罰建子月也非禮
四月繫霜此刑罰無時也可證為建子月也非禮
也者鼓而用牲于社此也合考莊文昭三傳其義
自見昭子曰天子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
於朝禮也又曰天子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
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此三傳一說諸侯之禮也
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此三傳一說諸侯之禮也
載太史之議一兼書天子諸侯之禮也今鼓用牲
于社僭也穀梁子曰鼓禮也侯用牲非禮也天子
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
大夫擊門士擊柝然經本以鼓係于社則不知其
別於朝否雖穀梁子曰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皆不
十五年傳文曰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皆不

鼓今魯而日食伐鼓于社且天災用牲皆非禮也
於是乎非常非禮及正月之災穀然著明於數千
歲下實朋友切註請救於社神
嗟之功大矣哉註請救於社神

傳二十八年 犬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狐

本姬姓以狐為氏傳曰陸機傳云允姬之共居
于瓜州自喜公始誘以來則獻公時因未入中土
何緣得薦于晉此疑是非為允姬之戎故名以
女何須在中土乎但未知必為允姬之戎故名以
別種上狐姬稱姓也眾車入自純門及達市縣門不
子亦當是其姓也
發楚言而出明白曰內城施繫也懸吊門扇發則閉允
出者蓋請救者楚軍所城外如竹葦不得輒出故
謀而出楚兵果怪之乃楚言而過楚人不得輒出
後知其鄭人故曰鄭有謀臣能謀救急於諸侯何
言無人焉畏救兵至及軍諸侯救兵至則乘夜而

△為旆 白駒云
次旆最居前故
謂前列為旆

道更按發蓋機發也其制未可考。按傳文及達
市達市必郭內設縣門於達市而非內城門也。地
理未可考。築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
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杜注云：六尺為步。或
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
縣為都。允明曰：杜注言凡邑則他築非例。此解難
解。言都邑以主之有無別之也。此傳謂凡邑則知
邑必曰築。都必曰城。又雖無宗廟先君之主而四
縣之都謂城也。故
佗築非此例也。

傳三十年 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 杜注啟
遂蓋文
夫人允明曰：子元處王宮
有墓立之志也。杜注恐非。
傳三十二年 神賜之土田 允明曰：神上賜脫一曰
字。神賜之土田五字蓋

且稷門高卑
不可計

請神之見孟任從之。闕 允明曰：闕戶也。公追孟
請也。不從。杜 而以夫人言許之。闕 允明曰：闕戶也。公追孟
之意如此。杜 而以夫人言許之。闕 允明曰：闕戶也。公追孟
也。許之。雲講于梁氏。杜 而以夫人言許之。闕 允明曰：闕戶也。公追孟
如殺之。是不可鞭。字有力。蛋能投蓋于稷門。允明
般怒。使人鞭之。字有力。故投其人覆于門也。謂不
可鞭者。鞭之之際。字有力。故投其人覆于門也。謂不
炫謂投車蓋過于稷門。雖似是而孔氏以車蓋輕
物投于稷門。不足為勇。投而自覆于門。此蓋捷之
甚。非勇者也。故杜注。然欲逃。則上門亦可也。今
身上。此勇力之事故。杜注。然欲逃。則上門亦可也。今
字不逃。則杜注。似未穩。今三說共不取。然車蓋非
也。非今日之事。能字義。使鍼季醜之。杜注。醜鳥
列說似可從。書以待後哲。



酒有鴆毒曰醜杜次于黨氏子般舅氏之家

文之

傳元年 簡書同要相恤之謂也白駒曰簡書戒余也隣國有急以簡

書相告則仲孫歸曰歸歸于不去慶父魯難不已

莊三十二年慶父如齊求援難不已將自斃言慶父作惡為吳

父如齊求援難不已將自斃言慶父作惡為吳

其意然勝於及禍故曰猶也今為車從馬林曰震

吳太伯則有令名子執子也今為車從馬林曰震

也足居之以兄長之母覆之衆歸之之字指震言母育長子

經二年 夫人善氏孫于邾白駒曰按文善通于元

殺桓公春秋去善氏喪

而為侯也此卦一陽居君位

總衆陰之義故曰復其始

句說此卦之義也二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以本卦

氏之家

白駒曰簡書戒余

也隣國有急以簡

言慶父作惡為吳

言慶父作惡為吳

言慶父作惡為吳

言慶父作惡為吳

言慶父作惡為吳

言慶父作惡為吳

言慶父作惡為吳

言慶父作惡為吳

言慶父作惡為吳

言慶父作惡為吳

言慶父作惡為吳

言慶父作惡為吳

言慶父作惡為吳

言慶父作惡為吳

言慶父作惡為吳

言慶父作惡為吳

言慶父作惡為吳

言慶父作惡為吳

言慶父作惡為吳

△巧入成季季友也以傳
△大有陰柔在君位故云如君所

善通于慶父殺子般稱夫人善氏賈遠服虔皆謂
文善弑夫其罪重故去善氏哀善殺子其罪輕故
存善氏此說得之杜不從賈服故以外淫立說非
是允明曰母殺子無預夫婦之道也殺夫非妻位
儂之義絕矣文善雖竊子之道而於不喪時無其證
則不得為夫人是臣子之道也故但稱夫人去
善氏者罪之也

傳

二年△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允明曰乾又也離中

于父也君所指六五君位也杜注以乾子率莊子

卦為君未見所有且不决大有怨非杜意衛

失使守侯使二臣留守非示以禦難也杜意衛

成曹林曰為衛歸公乘馬祭服五種云白駒曰

月秋入衛戴公立於其年則戴公為親以無災明

君也不過十數日此歸乃蓋文公也

曰無災言授以此遠災之信是親也勉之則狐突

免于罪也白駒曰分公身之半是親也勉之則狐突

歎曰為車右知太子惠廢故辱之辭也因云又何

也杜注非矣下父著歎曰二字別先友之意也衣

身之章也允明曰見其衣而知佩之度杜注衷中

士君子常度傳杜解泛矣列奉也曰佩有涼

冬殺雜色不密綴之是遠之也遠之即涼雖欲

勉之狀可允明曰太子雖欲勉而從命其狀

註肉盛以璽璽夫哈也服之器以璽飾因名焉

尤奇無常允明曰奇無常言偏奇之服是服

也狂夫阻之傳述曰杜解於本句已竟不暢於上也
考國語曰是服也狂夫阻之也其言盡款而友
韋昭注曰狂夫方相氏之也阻古誼字將服是
服狂夫四人之則章之周禮以為也周禮亦司馬相
氏狂夫四人之則章之周禮以為也周禮亦司馬相
之狐突欲行大子明而欲奉今乱本成矣杜注驥姬
五為外冕云傳述曰杜解大拘列炫識之固當
又陸云今按古人後證前聞皆取其大致不必事
拘此誠知言矣邢遷如歸鬣自他即國也大布之
衣大帛之冠傳述曰杜注蓋用諸侯諒割之服陸
修德之事陸言當矣
僖公上

經元年 夫人氏之喪至自齊杜注僖公請其喪而
曰按當稱善而去之敗之也公穀二氏以為既得
之若經果闕文傳則當稱善也今傳亦稱夫人氏
豈有短傳兩闕文哉

傳二年 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白駒曰將言晉亦
言冀事為說其心允明曰故事也冀之既病諸說
為冀國憂虞之教伐也今考文意言冀無道伐虞
故憂冀則君已有軍事也今晉憂親無道侵南鄙
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親也是適子君之病冀相同
也謂欲以理使心服也其意可見也始以冀之侵
伐次謂冀之既病此謂虞既憂冀也杜注白駒注
並帥師會虞師伐親允明曰虞雅請先伐親晉素
非帥師會虞師伐親允明曰虞雅請先伐親晉素
師伐親杜亡下陽不懼允明曰驕于晉也而又
注似求得杜亡下陽不懼允明曰驕于晉也而又

風馬牛不相
及書曰馬喜
送風而奔牛
喜順風奔故
曰風馬牛不
相及所謂皆
馳者也又一說
也

傳

四年△昔召康公命我先君云：允明曰：齊欲服
討管仲忌無名之師故牽強稱召康公命太公之
語證專征事稱所賜之地以證其言也謂包茅不
入昭王南征而不復是所以征計也杜注李楚非
也傳遜云杜注於傳意皆未明且周命太公以征
伐之權豈獨止其國境而已乎故無棟在遼而孤
竹則四方皆其所命征伐之地之廣允明按避敗
未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昭王不復也問所以
君臣謀之而所為也是質之于楚之語非周君其
人不赴諸侯不知其故：問之也杜注拘矣今欲
問諸水濱允明曰言楚之君臣不預其事也今欲
豈不毅是為先君之好是繼允明曰齊侯陳諸侯
使屈完懼怖齊侯子屈完觀其陣指之謂曰不毅
豈率此諸侯師而戡伐為事乎唯欲尋先君之好

耳杜注以諸侯之附從非為已解筮短龜長允明
豈不毅是為五字恐文意未穩筮短龜長允明
筮長短諸儒難其辭傳曰類達正義云杜欽成
卜人所言之意故引傳文証之若以至理而言龜
筮實無短長竊謂有大極新有陰陽有陰陽而奇
耦方圓象數已具乎無物之先矣物由以生豈緣
物而有乎易有先後之分乎又於洪範注云此徑
龜從筮逆其筮從龜逆為吉亦同故傳言筮龜相
違見筮龜之智筮得吉亦引左傳之說獻云筮時
神靈不以實告筮得吉亦引左傳之說獻云筮時
故云筮短龜長非是龜實長也易係辭云著之德
圖而神卦之德方以智神以知秉智以藏往是為
極妙龜之長無以加聖人演筮為易豈有短乎又
云洪範所云從逆之類皆多舉一以該二詞多不
能悉載諸說皆已不類類達之疏皆于鄙見相合
方敢執以自信然謂不以實告者亦非也今筮辭
不載于傳或筮人阿公之意以為吉又記云卜筮不
相襲卜不吉則止而公乃復筮故神不告耳皆鑿

不慎重薪
焉
於林之實新
於上不堅

說子杜說無別允明久疑事頃男兒華會諸通聞
其說或云長短蓋在姬之身上乎因按短長係于
姬也下四句釋釋也言從不吉則得長為壽故云
龜長也從吉則雖為夫人必百失不長得壽故云
云筮短也上為夫人之短而有災不如為壽之長
安逸也因釋釋曰專之論攘公之論一董一藉十
年尚猶有與論論猶與為韻專者為夫人也無比
之謂據論者遇災也一董一藉始吉而終凶也十
年與猶存其凶遂長也故從筮之為夫人不吉則
其位安逸而久也豈其如諸說穿鑿而有不合釋
粹乎僖十五年傳韓簡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
後有筮而後有淫而後有數此杜注所據也
非長短之謂也故杜注之象姬寘諸宮六日公至
數相因而生云云可以見也
毒而獻之允明曰杜注非矣六日而公至則姬毒
于其酒而進也非毒于酒而經六日也
毒經六日色必變不可豫設今云
欲飲故祭于地見地墳而始疑焉

實

吾又不樂曰君
光矣吾常憂之
我辭姬有罪則
居不安食不飽
吾又何樂
昏知之二公子
子毒
酒事

傳

五年

狐裘

有茸

一國

三公

吾誰適從

白駒

曰狐

裘者

之

注

裘也。有茸言衆也。一國三公即是也。允明曰杜注
未詳。白駒說又非。有茸虬貌。言雖有狐裘其貌在
茸則何足貴之。雖居上位無德則何得安社稷。今
一國有如公者三人。我以誰為君事之乎。三公者
謂多也。不必三公也。言公無德不能使宗子固如
城遂使諸公子驕大也。此詩嘆晉侯之無度也。杜
注不忠無以事君故大名也。傳得賜之大名于子
孫。子孫不忘。允明曰子孫城之美。允明曰宣仲請
侯。故晉不可啓。允明曰啓啓行也。先開軍行也。輔
車相依。牙根為車。亦因其輔載之象。而借名之耳。
非真名也。宮之奇意。在取喻不應漢以物之借名
為言。且子辱出亦棄。詩曰其車既載。乃棄爾轉。又

曰無棄爾輔員于爾輔則車輔相依固詩人所咏
之紫芝園漫筆曰韓子曰小夫虞之有統也如車
以直解輔車字殊為穩當未詳孰是呂覽所載亦
大同韓子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
偏乎親以冕偏猶尚害之况以國乎元明曰杜注
非矣其愛之也至况以同國乎言獻公若苟有愛親
之心桓莊之族何得罪而見戮殺依此觀之獻公
為人也雖親族有利則唯偏害耳今親而民不易
冕猶尚偏之况各自以國禮相會之族乎民不易
物惟德繫物白駒曰民不易物以祭而神有享不
是均服振耳不誤曰均作初藉謂上下唯同甲冑
行志作初

從漢書五
行志作初

傳六年 圍新密 鄭所以不時城也傳避曰桓於此

何暇責其以不時與役且子傳大戾故順而改之允
明曰避說其是矣諸侯圍新密鄭懼而城之是乃所
以不時與土功也因新密之許男面縛街壁允明
地曰新密也非責不時也許男面縛街壁允明
縛注諸書皆言縛于於後唯見其面恐不然大夫
衰經喪服也士輿觀言請罪之辜若死者而行受
降者釋其縛者幸甚明死而不悔也故面縛死
者歛以帛掩其面縛於頭也街壁侯伯死含以璧
是也非相見之禮也執誓之有且縶之此山禮也
而縛之字不可解也武王受其璧被之此山禮也
以故被之可見也

左傳考卷之一終

左傳考卷之二

常陽 淡園 碕允明哲夫 著

僖公下

傳七年

心則不競何憚於病

久明曰競：爭也。言素無競爭之心何憚

屈辱之病既知不能強於彼而諸侯官受方物避不能弱已而服從此所以斃也。諸侯官受方物避曰此因管仲以德禮為言而桓脩禮于諸侯豈有已受四方諸侯之貢而遂亡天子乎若爾何以為脩禮余亦不行矣蓋班所當貢天子之物于諸侯而諸侯有各以其意自致幣于齊所謂使輕其幣

而重其禮者也。又引晉悼
邢丘之會為此。自當不同。

傳九年 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墮越于下。以

遺天子蓋。允明曰：天威者，謂天之威嚴也。言京城

尺之間，何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此非天監察不

遠之義。王荆翁曰：下即對堂上而言。言我僭越拜

於堂上，則神魂不安，必墮於堂下矣。無下拜三

字連下句而讀，今無下拜，則恐墮於堂下矣。其

其在亂乎。曰：白酌曰：杜在訓存。以是藐諸孤。曰：陸

云：蓋言姜齊卑子藐焉弱少年。於文意本安。白酌

曰：藐小也。謂幼小也。諸語皆杜注。非允明曰：言今

以是幼小之孤子，屬乎卿。謂大夫者，輔佐其君。本

大夫之任也。故云其若荀息有焉。允明曰：引白圭

之言也。荀息答獻公之時，諫以棄嫡立庶之非。禮則

掩其失言，故君子有此時，諫以棄嫡立庶之非。禮則

君實上宋儒論之。詳且明矣。故遂削而易之。未得

其方，故不載。以羊傳曰：何賢乎荀息。荀曰：人實有

息，可謂不食其言矣。此非引詩之義也。曰：人實有

國。允明曰：四句。土於何有。允明曰：於土何有也。其

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

也。允明曰：其答秦伯辭多忌克，故云其言多忌克。

是吾利也。能字絕句。克字連下為是。上不忌不克相應。

傳十年 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允明曰：言我有功於君，欲加罪恐無辭也。

且謝緩賂故不及今向許賂地于秦失刑之祀林曰
之民及於其事是失刑也以帝許我罰有罪矣赦
晉卑秦自絕其祀是失祀也於韓傳遜曰夷吾忌克失國固其罪非申生所念
於韓有蓋申生者而秦念其蒸於賈君亂倫耳杜
舍大而舉細呂甥卻稱冀芮實為不從若重問以
失申生之意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茂不濟矣
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茂不濟矣
重耳三子實不從此計而衛獲晉君如三子如秦
則平鄭出晉君於是秦可納重耳平鄭歸國之後
秦召三子卻芮七輿大夫余貳車七乘每車一大
祭之殺平鄭等夫主之謂之失衆焉能殺違禍誰能出君
夫主之謂之失衆焉能殺違禍誰能出君杜預曰
七輿大夫焉能殺謂殺里孟之黨非矣梅伐之句必出句言
焉能殺謂殺里孟之黨非矣梅伐之句必出句言
冀伐晉吾必出君也此承上文又言之言而請之也

失衆謂不鄭祁舉七輿大夫見殺也焉能殺謂殺
呂甥卻梅冀芮也杜以殺里孟之黨此晉侯之事
也非不豹之所能為也秦伯聞孟豹之言乃曰孟
豹之言未之信也彼今失其黨焉能得殺呂甥卻
梅冀芮乎身遭禍而出誰在晉國
能得出其君乎故其言不可信也

傳十二年 應乃懿德白駒曰應報註管仲之後云

傳十三年 事畢不于王言及畢修聘之事不謂王

不怠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携
故也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携
携而討焉無衆必敗允明曰言今重施於晉而晉
施而晉不報則晉之民必
携貳携貳而討之必敗

傳十四年 皮之不存毛將安傳此慶鄭執射則并

語也言初晉秦旋而不歸賂今獨子繹何益謂始
不行禮而今為小惠小惠豈足以悅秦乎此猶不
存皮而傳毛也何益杜注統射專公胃也晉語注
云諸侯謂異姓大夫為舅則通稱耳前言小戎子
生夷吾統射既非我近猶離之近親也
人非惠公舅可知

傳

十五年

卜徒父筮之吉

允明曰杜以混雜在議

易卦爻之辭聖人取其一端而示之豈每卦每爻
得盡其象乎故筮者卦酌得其意也因傳中載筮
義子象爻辭不同今言敗則治全卦爻相應有可治之
三出相食為敗事敗則治全卦爻相應有可治之
筮字終得吉也筮入也山下入而伏者狐也下文
君當之也辨誤載列炫論曰列炫以成十六年筮
卦遇復云南國滅射其元王中厥目則筮法亦用
雜在不必皆取周易又按周禮大卜掌
三兆三易三夢之法則卜人固兼筮矣

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豈必其君也允明曰風

當山而退故有三去象風秦也當晉軍不能輒勝
因見其三去義下文云駘秦伯將止之又云遂失
秦伯秦伯敗可見也乃三敗是也杜注為晉侯敗
非也良卦之生在一陽凡之見止者即此也後獲
者亦此也陽爻為雄狐之性能疑而惑也惠公能
誑人皆信似之杜注其象未聞不深考耳於是見
狐事也豈之負風也傳避曰上云獲其雄狐此必
因豈卦名而下文又云豈之負遂致謬以雄狐三
為狐豈耳此本明白易知而前未及此何於
敗及韓言秦伯三敗而及韓而利也辨誤陸云晉
倍猶未也允明曰白駒曰不啻倍猶未書一夫不
可極况國乎言不可使秦狎也化鼃公子曰雖無

所逃命從君余也以入而未定列杜注列位也辨誤
列承上文言能合其衆而言豈有曰陸以為師之伍
位未定而能合其衆者乎亦拘敢不承余謂請
余晉戎馬還濟而止允明曰還晉旋濟滑也晉軍
不呼慶鄭度鄭心知回可無故獨語復諫達上事
云自來其敗今又何天逃逸也遂去之遂而事之
特按先之梁由靡統射十度鄭輅秦伯已將止之
遂失秦伯亦欲救之而不及也止之也為獲非
矣下亦同輅格通輅者輅獨之輅格木而止之也
蓋此時遮之而止如格木也慶鄭欲共輅之故不
顧以遂赴秦伯之所而不忍視公之反首拔舍從
難復歸而救之也故云以救公誤之
之白駒曰拔小麥通故杜訓草因禮夏官教麥舍
也軍有草止之法王守石云古者畫戰則目相視
故為之旌旗夜戰則声同故為之號名草止欲其

名聲相聞也蓋壞形毀服不能復相識故為之晉
號名以相誌此說雖有明文文義不接姑從杜
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見申生之言耳允明曰踐
履也言晉之妖夢申生曰帝罰有罪若踐妖夢之
踐則晉君正可亡豈敢以至于秦乎乃慰勞二三
子辭如杜注登臺而履薪焉疏曰登臺履薪是自
踐字似擊因之事哀八年傳福
知子又無道吳子囚諸檮臺檮之棘以此二文
知古之言所以者皆居之於臺以抗絕之允明曰穆
姬親履薪於臺上也蓋取不安義非束薪積之杜
注左右上下履柴乃得通琴非吳子檮棘囚之也
不此乃舍諸靈臺合晉侯也故大夫所請以請
以入林曰秦大夫請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
焉用之我執晉侯欲以厚情歸也而大夫以晉人
夫人夕以自殺使晉侯以喪歸焉得用厚

情衆皆哭白駒曰衆聞惠公晉於是乎作爰田傳
曰唐氏之讓肥取磽良是陸君亡之不恤而羣臣
氏以漢時代田之判非也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群
是憂允明曰君不憂自也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群
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要我者懼允明曰諸
為雖畏君如有君且群臣輯睦中士到羊亦無益
兵益多則必好我者勸要我者懼允明曰其繇曰以下上者取
也女承筐亦無貺也繇語爰象以斷繇雜之叶韻
為句蓋繇語因爰而作士到羊無益女承筐無
賜歸妹上六爻繇無作无立作无貺作實傳文增
二亦字二也字為斷繇也西隣責言非爰繇別取
其象不可償也斷繇言變遇睽責言不可償象岸
妹之睽猶與相也一句斷繇震之離亦離之震為
雷為火謂震離互變於易雷火相擊其象無勝負

也為羸敗姬斷繇今據晉得遇睽震為離害其國
象故為羸敗姬斷繇震木也離火也此害其負卦也
車說其輻火焚其旗其象也車旗不為用則行師
不利也宗高也或指本宗丘亦高處上六變此高
九爻繇云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睽上
說之孤匪寇婚媾往遇雨吉是睽之極也故有說
之孤遇雨則吉象今歸妹為睽故為寇張之弧此
卜者所考也姪其從姑姪兄弟之子皆曰姪今指
互卦坎中男也之卦得中女初嫁時為少女今
為中女故為姑中男從之以下以姪事而終諸注
未詳惠公娶吾初奔梁伯以其女妻之生公子圉
惠公入晉惠公二年秦獲晉侯晉侯為秦穆公
夫人夫人請之晉侯八年大子圉質秦六年其
通歸昧以下斷繇六指上文歸妹為睽連之象逃
歸其國十三年子圉遂亡歸晉此也而棄其家以
毋家指秦蓋十年梁為秦所滅是也年數前後當
有不合也明年其死於高梁之墟睽火沃失處睽

上文有載鬼一車象是死象也。梁脊柱，即宗丘之
義。高粱元地名，在晉。故考及之。十四年，惠不卒，太
子圍立，是為懷。秦穆不殺懷，不於高粱，其應如
此。白駒云：二至四為離，離為戈兵，三至五為坎，
為與兌為羊。允明曰：兌為羊，在下，改為到羊，震為
雷，在上，改為承雷，共遇睽，故與益無貳。到者，又火
雷之象，傳遜曰：杜注，離為中女，陸云：止上六本爻
之爻，未及于離，當云：兌為少女，今言離為中女，誤
矣。今按：婦妹，西隣責言，不可償也。杜注：將嫁，女於
陸，說良是。兌為口舌，震為雷動，責言之象，允明
曰：杜注，將嫁，女於西，材注：子震為鄰，共非矣。兌為
西方，離南方，震東方也。西方無長女，故嫁少女於
長男，卦有中，十則此可以嫁之也。西子東相去遠，
之卦，南方近於東，則奪其約，嫁中女於長男，之卦
得睽，變約可知也。西為之隣，必有責讓之言，而不
可報償也。兌為口舌，兩震之離，亦離之震，為雷為
兌，相爭，此責言之象。

火也。允明曰：言震之離，亦離之震，同是雷火相逼，姪
其從姑，列傳遜曰：火從木生，妹於火為姑，未詳其義。
取男女為姑，姪非取長次也。說本明真，六年其通，逃歸其國，而奔其
家。允明曰：連字絕句，上文震，姬，君之敗德，及可
數乎。傳遜曰：杜以及字為句，非也。及可，是古勿從
何益。辨誤曰：杜說陸說，指愚詳味之，蓋云：敗德已
傳，豈肯憎。傳聚也。按今詩：小雅作，尊周禮注：此一
役也。傳遜曰：服虔曰：一役者，統韓戚之役也。本上
屬下，而讀諸注，連上非。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
此一句，美秦可以霸也。

失刑非人臣也。九明曰：杜注非陷君於略，謂初諫
凡事之利害不可預察，故其諫紛當其初，雖順
然，故至于害而悔也。敗而不死者，謂君敗而身不
死也。是君見獲之時也。使失刑非人臣也者，謂使
司寇失刑則非人臣之道也。故就刑也。

傳十六年 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九明曰：風高不
其風以六鷁退飛察之。凡鳥之搏必向風而行，故
知風所也。宋人不知風以為不祥，史亦不見風，故
不書風。蓋至風為物害，則何啻鷁。魯多大喪，季友
退飛杜注：憤。是知風之烈也。

茲率君將得諸侯而不終。九明曰：諸侯句不得諸
是也。君將得諸侯而不終，侯也。只恐不能終其事
也。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

逆君故也。傳：避曰：天人相感久矣。人事作于下，則
天人而二之，豈其心之所謂哉。然者哉。且叔與所
言後事皆驗，而杜云：失實。甚為有識所議。何也。讀
傳文，子杜注雖同，而意實別。蓋不察其意，察以其
文而淺解之。故云：爾且其言曰：陰陽之事，非言
凶所生，然獨不能感天乎。故去旧注而特會其意，以偕
然人。獨不能感天乎。故去旧注而特會其意，以偕
註於其下云。

傳十八年 狄師還。九明按杜註
非說出下。

傳十九年 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

薄德。傳：遜曰：魯雖有慶父之變，何至於亡。不得在
其人，有闕也。遂不數耳。不知淮夷病杞已甚，不書
遷將遂亡乎。又薄德言其德不及古先聖王耳。秋

△民神之主也
神依於人
以為主

△也初不之邪
還之秋師
還者此時秋
已視衛師干
此言妻而連滯
故特云之耳
非謂邪不歸也

衛人伐邢以報冤圃之役杜注秋還則距衛此解是
矣唯言邢不速退所以終為衛所滅此解不當何則邢苗
註之邢不速退所以終為衛所滅此解不當何則邢苗
攻衛半歲豈有之邪且云衛人伐邢云報冤圃之
役非土戰之語也宰莊子云天其或者欲使衛討
邢乎從之何師與而衛受敵而戰何將謂討其罪
又云師與者師將出既而戰也其言之應之連△

傳二十年 仇啓塞從時傳還曰杜以上文不時之
相連而一字兩用非撰詞之體讀之自見其謬故
累稍用其語而改之使快于事理并使之成文

傳二十一年 務穡勸分務然矣林叟謂以稼穡為
故杜以為儉然者用務儉重復按夏雖旱有禾尚
存者竟務之則其餘贏可贖收也故以林說為是

成風之偕也小寡 寡民註 檢古本皆作豹字蓋注後

傳二十二年 昏姻孔云杜注云旋和時也 諸侯之不睦

謂不睦 天之弃高久矣君將與之并可救也已傳
於我也謂不睦 天之弃高久矣君將與之并可救也已傳
曰已言違天奉事必將獲罪勿可救也天所棄者不可
則非可救也已句古本救作救 天所棄者不可
救也既濟而未成列 記者明曰亦既陳句而後二字
亦通既濟而未成列 記者明曰亦既陳句而後二字
見其受其二毛則如服焉則允服事於二毛之人
整允服事於二毛之人
利用允服事於二毛之人
之勇氣又金鉦也杜注云聲宣也
猶杜注云聲宣也
事不遁女器杜注云聲宣也

即早

傳

御所器是也。先明曰：郭說也。我事不近，非禮也。御器况婦人，送近楚子於柯，沃芳，我事是也。非禮也。傳二十三年：吾以靖國也。有靖國之功，以子玉能

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子有哉。言如曰：人能靖國者，有大功而無選舉，則無有其人而靖

國者，也。子字助，語子其子能我何同法。杜注云：矜功為亂，非也。縱有大功而遇矜功為亂者，豈校貴

位乎。此非子文之本意也。子玉矜功為亂，自後年見之也。當此時，子文有此明智，則期期而不至無

其大賢乎。知余竟奔其猶病諸。期期而不至無救。允明曰：上朝如字，下朝暮同。季質傳：避曰質，即

諸侯之數。子將季質者，皆以雙虎之皮。晉語：臣委質於翟之數。韋注：質，贄也。依杜說，則質讀如宋。非

避不敏也。杜注：敏，猶審也。傳：避曰既已同盟，則史官應知其名矣。何不審之，有蓋辭當作

而辟傳以赴者，不達于禮而不以名赴。故要其違禮而辟除之，不書其名。若未嘗去之，同盟者耳。此子

文公七年，後至不書其國，避不敏也。同盟者，猶云懲不恪也。書不共也。杜於彼為之，傳還自秋，凡例之

意，其解于此。同亦誤。蓋彼傳以為不敏，達於事不達，是也。而不求其不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

及諸國會盟，故避之。使若不敏，於會者，陸改審為達之故。思之淺矣。不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

司空季子。杜注：時狐毛、賈佗皆從，而獨舉此五人於圍曹。頡，即就戮而犇，亦被戮。後犇亦未有勳績也。雖或賢，字見其有大功乎。狐毛設旆于城濮，以

勝楚賈佗，以不族致位大帥。初不在魏犇下也。恐五人從，以子左所，而毛佗或稍後，遂因而逸之耳。

乃每以此。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杜注：將死，入木，不復成嫁。允明曰：季隗至此二十

五也。又經二十五年，則就木。就木，謂死後以主而

斷。何謬乎。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

杜注：將死，入木，不復成嫁。允明曰：季隗至此二十

五也。又經二十五年，則就木。就木，謂死後以主而

斷。何謬乎。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

杜注：將死，入木，不復成嫁。允明曰：季隗至此二十

五也。又經二十五年，則就木。就木，謂死後以主而

斷。何謬乎。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

杜注：將死，入木，不復成嫁。允明曰：季隗至此二十

五也。又經二十五年，則就木。就木，謂死後以主而

欲觀其禠浴薄而
視之林注薄如字國
語云漢官儀也

祭也。非將行謀於柔下，登安在其上，以告善氏善
氏殺之。桓公太子秦共納惠，不殺復納重耳。尤忌
其賢，而以計逼之。故專以女，富以馬，固瑜之建
策於孫權，奪糜玄德，皆至孝之時。諸侯皆叛，皆又
去，蓋恨故從者謀行，而善氏怒，露其謀，故殺婦以
滅口。傳中如此，而曰注不明者多矣。姑載其一於
此。懷其安，實敗名。懷其安，逸者不能成名也。國語曰
其作子，可上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及其國。
及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允明曰：言從者皆賢，必子
辭猶云或重耳亦登也。何必歸國得志也。上二句
說從者下六句說重耳也。不可混雜也。先謂從者
後謂重耳。古文多有如此。不拘拘者。傳遜云：古人
文字錯綜多有倒句者。若以相之相，即上文相國

之相耳。夫子必及其國，蓋必然者。豈有傳相之善
而遂能及國。及得志諸侯乎。史記中用句多有如
此者。博雅當自知之。如此說。子盍登自貳焉。乃饋
盤飧，實璧焉。允明曰：杜注非。貳，非別異之義也。貳
加物也。非藏璧於食中。之義也。故子受珍及璧，韓
非子作盛黃金於壺，充之以發，加璧其上。可合見
也。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公子姬也。而至于今。一
也。允明曰：犬戎，唐叔子孫，姬姓也。蓋有古語云：同
姓為夫婦者，其子不蕃。息也。言今晉公子姬姓，
犬戎之女所生，而蕃息也。晉鄭同儕。杜注非。是
至于今。此天將興者。晉鄭同儕。杜注非。是
其過子茅。固將禮焉。允明曰：其同姓子茅之列。此
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云：退軍九十里。君尚

△經二十四年

晉公子午。天將興之。允明曰。姬姓者。依狐姬也。犬戎。唐叔之後。不可久衰也。今狐奉。匹沃盟。既而揮之。姬生重耳。其與由。番公子午。奉匹沃盟。既而揮之。傳。遜曰。蓋盟未畢。故手尚濕。而揮之。以前其衣。則在方盟時。傳何用。既而二字。午蓋盟畢。而揮之。使。郤也。以子圍。公子賦。河水。杜注。河水。逸詩。允明。專。故。諸。註。皆。謂。公。子。賦。河。水。曰。不。教。而。誦。曰。賦。白。駒。引。晉。諸。章。昭。曰。河。當。作。河。水。雅。河。水。之。詩。河。公。彼。流。水。朝。宗。于。海。然。內。外。傳。共。作。河。杜。為。得。河。公。賦。六。月。子。亂。章。云。吉。南。燕。喜。既。多。受。祉。註。匹。夫。之。非。天。子。事。因。云。匹。夫。之。故。遇。此。難。

傳二十四年 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

△除君之妻
所君之妻

又將及難。允明曰。言臣謂君之復得也。君其知有。忍。又。將。及。難。又。字。照。下。文。蒲。狄。字。謂。面。逢。難。也。自。君。命。至。何。有。乃。吾。其。責。讓。之。梓。今。君。即。位。其。無。所。惡。者。乎。昔。齊。桓。棄。其。所。惡。之。管。仲。而。相。之。終。得。霸。諸。侯。君。若。易。之。而。除。其。所。惡。也。忠。誠。奔。命。之。士。皆。行。實。紀。綱。之。僕。杜。注。諸。門。戶。云。傳。遜。云。文。不。皆。無。人。而。皆。秦。卒。任。其。門。戶。之。事。耶。但。言。其。可。任。耳。允。明。曰。秦。伯。雖。納。文。而。殺。懷。不。極。恐。有。其。堂。謀。文。之。改。撰。其。士。兵。而。護。衛。文。之。實。惜。成。下。義。其。也。非。燕。國。人。之。謂。也。又。非。任。門。戶。之。事。也。

非。予。二。叔。之。不。咸。傳。遜。曰。二。叔。鄭。眾。賈。逵。為。管。蔡。以。已。殺。管。叔。而。秦。叔。此。時。豈。尚。在。封。建。之。列。乎。孔。注。云。按。其。封。建。之。中。方。有。管。蔡。豈。有。待。其。作。亂。始。

視貫經二十五年會衛子莒度允明曰九年夏公會宰國公奔

之也在喪公侯曰子至此曰述父之志降名位未成君

傳二十五 二禮從國子巡城禮至兄弟以同勤

王允明曰勤王勤帝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

曰大有六五以陰為請隨周禮天子遠郊之內有

六卿外有六遂方周禮家人以度為丘隧則凡葬

皆用隧正書曰魯三郊三遂不獨天子有隧若謂

王章蓋在六耳公未請六也二說皆未充難定故

並存之允明曰下文謂無二王之義杜說蓋是

本鑿蓋章未有代德白駒曰天下未與人與眾也

遷原伯貫允明曰蓋伯爵也周有召伯單趙衰以

壺飧從徑餒而弗食傳遜曰徑字曼於從字句蓋

傳二十六 室如縣磬野無青草允明曰辨誤陸

傳紀多有在於此自當依本字且服虔列杜王學林

諸家以為如字蓋作似字訓磬國語作磬蓋磬磬

古字通用王氏云時夏四月今二月故室與資糧

野無蔬菜殊未當竊謂以二月故室野如此則無

國無歲其時魯必有旱荒史佚之耳杜不推而謾

解也紫芝園漫筆曰韻府引字林云姓當訓似如

重一器空中無物若家徒四壁之義訓如為而語

不成文矣此說近是因按磬形中折兩頭全下座

形相似字林大師職之辨誤劉用熙曰言周之大

祝融子鄒熊杜云十二世孫列姓曰自祝融至

二世今著其能摯有疾白駒曰蓋

傳二十七年 終朝而畢

白駒曰子文熟軍事故治

故欲委重於子玉略其事若以子玉之終日而畢

為堪其事為賈何不賀之手國老皆賀子文此賀

子文之地其事何子賈三人耳解疏以耳為助白

非或賈為穿謬林法以矢穿耳然為謬字非漢

書遊俠傳原巨先奴犯法不得使肉袒自縛箭貫

耳諸廷門謝罪國老皆賀子文林曰國老卿大夫

漢代猶有此刑之致仕者也皆賀

子冬使子玉為令尹能堪其飲之酒白駒曰子文

事允明曰賀子玉事見前喜故飲賀客

酒不知所賀允明曰蓋賈見子玉不逞其事知子

才之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我何白駒

識也

時雖獲安靖于內異日驕功生事必致喪敗于外

矣以內之所獲債外之所喪能我何允明曰二十

三年子文以子玉使令尹曰吾允明曰傳政於

以靖國也故為賈引前言而對子玉使以靖國

也言傳政於子玉欲靖其國也故曰靖國也然子

王不堪其任今子文在內靖國而子玉敗於境外

則何能為其國治剛而無禮允明曰此句應上過

其所獲亦何有之剛而無禮

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允明曰剛而無禮不可率

則齊宋免矣白駒曰今若伐曹衛其勢必去伐原

以示之信林曰持三日糧退民易資者

財民聽不惑林曰聽受上經二年卒伐刺之

三刺者曰謂羣臣三刺曰謂羣臣以說于晉

直利曰謂羣臣三刺曰謂羣臣

以說于晉

林曰說解說也。尸諸城上。傳遜曰。以曹弱小。何敢
下同陸音非。尸諸城上。則晉師自為其心矣。為其
即所以所北者。陳於城上。則晉師自為其心矣。為其
且破乃支解。尸字自別蓋尸陳。其尸也。為其
所得者。白豹曰。為去聲。所得句。所報於何。有法上
鼈於何。有同於報。何魏擊傷於晉。公欲殺之。而愛
有。何有於報。同。魏擊傷於晉。公欲殺之。而愛
其材。使回且視之。病將殺之。魏擊來晉。見使者云
云。允明曰。晉公遣使回。其傷於晉事。且見其傷。魏
擊病傷也。白豹云。病字屬上句。北也。何則。擊雖
病傷。知將殺之。故力為不病傷之。距躍三百。曲踊
狀。然而其病傷。自見也。病一字句。距躍三百。曲踊
三百。辨誤。孔疏云。距躍曲踊。皆詳明。但以百為加
意解耳。即又莊公之言。百猶什陌之陌。雖未見。必
而此訓百為加。為近。理蓋躍踊之度。大約如此。古

字百作陌。又解。距躍為直跳。曲踊為橫跳。皆明切。
風俗通曰。南北曰什。東西曰陌。允明曰。意言其大
數。不必百。云百戰百勝。百計百用。之類。三亦弟子
三千路。三千三有之類。如此。而似。願勝於諸注。文
字之法。而除其害。傳遜曰。杜注非也。使文以不得
可然也。而除其害。國則懷惠。召郤於晉。未為害也。
何用假年。以除之。公除害。以得晉。則享晉。國止
耳。於楚。何子而使避之。耶。蓋成王以中原無伯。故
以其兵。侵陵上國。而其時弱小。之受害於春秋者。
多前。享而回。報。已知其志大。豈區區。在一晉耶。或
謂楚王。不應以己為害。為言。殊不知。英雄方論。天
下大勢。當不掩一己。以自詩也。成王知公必伯。而
不殺。豈三施。復曹衛。以亢其讎。傳遜曰。陸云。亢。敵
庸人哉。三施。秋宋。以亢其讎。也。擊謂宋。宋為楚
之讎。外傳所謂。木報。背鄭而舍。陳允明曰。背險而
楚。裏而亢。宋者。是矣。背鄭而舍。陳允明曰。背險而
田。每舍其旧。而新是謀。公疑也。每允明曰。白豹云。

盛壯云喻晉軍美盛又云疑衆謂已背舊謀新白
射云文云少亡時楚贈車馬之舊德也又云文云
不解敵意為誠已背舊謀新功之敵已上共非
每言耕耘是務播種可以施也今晉國久荒
也言耕耘是務播種可以施也今晉國久荒
田之草毒然何不治理然則可捨其舊德而謀
新功也公疑言文云政捨曰惠則其德也欲不
傷德則霸業不可為也國亂不可治也故疑焉下
文可若楚惠何所疑可見其伏之而望其眩曰
從與建徒只二字義絕不相通不知何自而以
訓正義明知其非而未易之下文云吾且柔
之則何得工記註云得和煦之氣故柔使果嘽而食
有因何遠理如此事情亦迫而可推蓋楚子伏
靡監之監此監子周易幹監之監意義本通故
正義於襄公二十九年王事靡監云監亦監也蓋

△白駒云今皮色
熟及必用楮腦
是亦一證也

是盡之喜物故為不堅固也蓋皆濕於腦之漿故
必以嘽為訓觀周禮賁統頭而言則監之義自明
矣吾且柔之矣此解而不知所以柔之物也雖如
記曰角之未蹙於制而休於氣是改柔之故欲其
勢也制腦同注云言角之本近於制得和煦之氣
故柔之欲其形之自由及是為勢也始知古人立
言之故子制器之巧因憶歐陽公得人於粉屏之
說於穀子亦即此義而前注是以在此而在此為
大畧觀者多不之察故詳之是以在此而在此為
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允明曰言非為
專故也若今為大夫而退如是則其何以得為晉
國君也不獲命是往年對楚君語曰若以君之靈
得及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敢
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古屬秦鞮以子君周旋若敢
煩大夫謂二三子云允明曰大夫謂子玉也乃
他國君極合尹而言也且

△要言 要約也
即盟書
之旨

下文楚王稚子玉云大夫言余退將不戰而子
玉猶欲戰是不獲命也前逃亡之時答曰不獲命
則戰故今煩大夫為我請戰也謂二三子以下將
校也昔鬬勃語也當為我謂二三子云杜注二
三子下云煩鬬蒙馬以虎皮見之而懼也馬用平
勃也云非矣蒙馬以虎皮見之而懼也馬用平
禮也傳王政事渾用平王之禮也非指享禮也言鄭伯
享之前王乃享鄭伯又以晉侯之
功共享晉侯也殊命晉侯者也
大輅之服 林曰
祭禮所乘其服蓋冕之服戎形弓一彤矢百鏃弓
輅兵事所乘其服蓋冕之服戎形弓一彤矢百鏃弓
矢十 征伐後儒遂增專字失之遠矣 及而去孫
無有老幼 林曰言自玄孫而謂是盟也信謂晉於
是役也 能以德攻 是役也 絕句信一字句十能以

▲莫余毒也 杜云
言子玉既死無後
有害我者矣

平且充
濶之盟
國人既已
守矣掩
未備

德攻白相對句法注 會弁如星鄭箋云會謂弁之
白射云攻攻楚也 註 之縫中飾之以玉鍊而處
狀似 孟渚之麋 麋子 衛侯先期入 甯子先云 傳
星也 以盩子先入 子喻國人也 以何用遂驅之以掩其
曰以盩子先入 子喻國人也 以何用遂驅之以掩其
未備 不知其所備者何也 况諸侯同應有先驅不
待掩 不備方者也 既詳之蓋因衛侯不勝其牧害
之心 故盩子先入 欲護救其害殺耳 而長群懼以
為使 子之乘入 故前驅者遂探衛侯意不待命殺
叔使 盩子不入 可救止也 若衛侯果驅之以掩未
備 則使 盩子不入 可救止也 若衛侯果驅之以掩未
使殺 盩子不入 可救止也 若衛侯果驅之以掩未
侯素 無害武叔之意 則前驅必不敢自射殺之 此
實探 衛侯平日之意 故二子無詞以款元頃而謂
於此 衛侯遂馳掩 晉中軍風于澤 杜注牛馬因風
竄 子未備 則非也 掩 晉中軍風于澤 杜注牛馬因風
沃 值大風 不然則何至亡大明 曰諸左梅且本文與

○禮以入于晉林云白振
旅整行列也長者在前
前以若在後殿師之
義也軍樂曰禮師出
有功則禮歌入國以
獻于社
○周禮命夫命婦不躬
坐獄訟

牛馬亡大旆之左旗傳遜曰傳云大旆則不可繫
之事傳云旆之左旗則不可繫
上之一物耳而杜止叙二字珠年文義且前設二
旆而退之杜云旆大旗也何於此復曰繫旆竿故
累合二旆而通詳見祁瞞奸余瞞章大旗鉞莊子
昭三十四年平丘傳祁瞞奸余瞞章大旗鉞莊子
為坐代衛侯職納素饘也傳遜曰疏云素以盛衣

字則必以素盛饘耳若衣不言衣而言
素食不言器而言饘則非撰詞之體矣

傳三十年 貨醫使薄其醜不死允明曰周治既服

將命周欵先入及門遇疾而死治產辭卿允明曰

也周治信衛侯命先服卿服而入衛侯亦將命之
周欵及門暴疾而死治產見之心懼因不能自安
遂諱不又欲肆其西封秦在晉西是因人之力而
為卿也

赦之不仁本因秦力以得歸晉

經三十有一年 猶三望白駒曰三望淮也海

傳三十二年 將瑣于曲沃允明曰古喪禮瑣于堂

雖堅固不可彌冬見此傳云瑣曲沃且注瑣定棺
也蓋假埋于土中待其數期不然何不置鋒而瑣
于曲將有西師過執我擊之必大捷也允明曰

非矣晉之忠智秉政者多矣乃不能知其密謀而
使卜者知之乎此敗理虛時勢所然豈不備不慮
乎故知秦兵之至則依牛响之怪神其事假卜兆
之意以必大捷之正氣心也杜注深得其意西言
秦執侵執也使大夫遠主指節也勤而無所為上
符桓也欲使衆誠之遠主伯也勤而無所為上
文師知所為是也言今改伐節也自備則無
所為也此後勤勞而已師快然抱悼亂之心

何知中壽甬墓之木拱矣
林下壽上壽百二十中壽百八十久明曰林

注此道家言不可證此語也何則道家以養生言
改事迹長壽也莊子云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
六十此以人生之短縮言文意可察也以今人推
之。中壽六十。上壽八十。九十。天數有涯也。故秦伯罵
甬中壽已死而後至今已數十年。

經三十有三年 十二月 杜注乙巳十一月 十二月 傳

遜緩作主論意當矣由是考之 隕霜不殺草李梅
非十二月誤乃乙巳誤論見下 隕霜不殺草李梅
實月故為今九月霜當微而重不能殺草之誤
即今十月也十月霜隕殺草之候也然霜隕不殺
草且李梅實是記時異也無為災之
義以乙巳為誤前後二事意義著明

傳三十三年 無禮則脫 脫疎脫猶 敢犒從者不腆

敝邑云云 允明曰不腆屬上 為從者之淹居則具

一日之積行則云云 允明曰淹絕句謂淹留則必

又居此則云云 或 東載厲兵秣馬矣 允明曰三大

秦未成于鄭有東載厲兵秣馬矣 謂三大夫有待

於三大夫曰云云 至竭矣故鄭又使皇武子犇

悟三大夫將去語 是三大夫所以遠奔也 孟明所

以曰鄭有備矣或以上文吾子字淹久字相照 皇

武所告為告秦軍出以文理推之 告三大夫相照 皇

勤民 勤勞也 謀及子孫 可謂死君乎 允明曰如謂

世之患也 余伐其師 雖為死君而數 謂也 以安得數

△隨軍實曰明
實存囚之類軍
士所得也

不羨子墨衰經經以麻為之麻在首在脛皆曰經
從戎故墨深分言之則首曰經脛曰帶以山服
其衰而加經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
國就戮死且不朽君久明曰言
所戮死且不朽君久明曰言
康誥曰父不慈云尚書行
者外僕髡也林曰鄭之外僕
公緩作主非禮也辨語曰劉敬曰傳云葬僖公緩
上句非也僖公以十二月葬明年四月葬凡五月
不得云緩杜以文二年冬傳云襄仲如齊納幣禮
也故欲遷僖公之葬於十二月則除喪在二年十
一月而納幣為十二月乃十傳合獨不顧作主非
禮也之句與所繫字讀列註本既下有立字是
說知元凱強經附傳甚著註本既下有立字是

左傳考卷之二終

